

CAÑA Y BARRO

芦苇和泥淖

【西班牙】毕·布·伊巴涅斯 著

屠孟超 译



译林出版社

CAÑA Y BARRO

芦苇和泥淖

【西班牙】毕·布·伊巴涅斯 著

屠孟超 译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

译林出版社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Caña y Barro

根据 Aguilar 出版社, Madrid, 1978 年版译出

芦苇和泥淖

〔西班牙〕毕·布·伊巴涅斯著

屠孟超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印刷技工学校印刷厂

地 址 南京雨花东路 152 号(邮政编码 210012)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80 千

版次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478-7/I·243

定 价 8.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赵发生

前 言

西班牙近代著名小说家毕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一八六七—一九二八)对我国读者来说,已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血与沙》、《酒坊》、《五月花》、《春尽梦残》和《不速之客》等均已相继翻译出版。

伊巴涅斯出生的年代,正是西班牙政治上十分动荡的时期。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国内保留着浓厚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残余,大地主仍主宰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天主教会的势力非常强大,它是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与当时的先进国家英、法等国相比,资产阶级虽比较弱,但作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早已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民主派受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国内积极开展建立民主秩序的斗争。他们力图推翻反动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他们的斗争虽屡遭失败,但此起彼伏,从未罢休。伊巴涅斯生于巴伦西亚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十四岁便开始写作。为摆脱具有保守思想家庭的羁绊,他只身离家去首都马德里,替一老作家当私人秘书谋生。被家庭通过警察找回后,伊巴涅斯被迫继续他未竟的学业。大学里他念的是法律,但他并不想当律师,他的兴趣在文学。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有什么就读什么,涉猎甚广,几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他十七岁时曾写诗讥刺国王,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只因年幼,才得以赦免。这是他首次的反政府活动。青年时期起,伊巴涅斯便是个激进的民主派,积极投身于反对封建保守势力的斗争,曾因此被捕,入狱达三十余次。他的青年时期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

他还服过苦役，在不止一次的决斗中负过重伤。他也会饱尝各种苦难和艰辛。当然，在政治斗争中他也不断地取得胜利，他曾七次当选过议员。

一九〇九年，伊巴涅斯离开政治舞台，去南美的阿根廷、乌拉圭诸国访问，作文艺方面的学术报告，发表政见演说，赢得当地民众的崇敬。于是，作者便决定留在南美洲从事移民垦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塞万提斯垦殖园”。垦殖事业虽曾繁荣一时，但终因缺乏资金，最后宣告失败。回西班牙后，伊巴涅斯决定全力投入文学创作，主要是写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除了发挥他的演说才能，积极进行宣传，从道义上支持协约国外，还于一九一六年写了一部题为《启示录的四骑士》的长篇小说，对纳粹主义的先驱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嘲弄。这部小说轰动了全球，作者也因而成了全世界闻名的作家，“成为近代欧洲拥有最多的读者，其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小说家之一。”^①

伊巴涅斯对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怀有同情，曾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宣言书上签了名。一九二三年，西班牙的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上台，伊巴涅斯被迫流亡到法国。晚年作者思想渐趋保守，完全脱离了政治舞台，一心替美国好莱坞撰写电影剧本，成为百万富翁。一九二八年病逝于法国的芒东。

伊巴涅斯早期的作品是在他从事政治斗争的间隙，或在国外避难之时，有的甚至是在狱中写成的。不少小说均是先在他自己创办的报刊上连载，然后再刊印成册发表。因此，作品的内容与他的政治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伊巴涅斯的才思非常敏捷，精力十分充

^① 参见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全集第一卷，阿基拉尔出版社西班牙文版，一九七八年，第十二页。

沛，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往往只需一两个月便一气呵成。原因是他平时早已将故事梗概在头脑中进行构思，待孕育成熟后，动起笔来，便行云流水，一泻千里。

他一生中写的大部头作品有三十余部。总括起来，伊巴涅斯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称为巴伦西亚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均以作者的故乡巴伦西亚为背景，写人民所受的苦难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以及当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其中著名的有《大米和渔船》（一八九四）、《五月花》（一八九五）、《茅屋》（一八九八）和《芦苇和泥淖》（一九〇二）等。这个时期的小说统称地方性小说。

第二个时期的小说作者在认识上已越出故乡巴伦西亚的圈子，开始对西班牙整个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揭露，特别是对反动的天主教会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这一时期的主要小说有《大教堂》（一九〇三）、《不速之客》（一九〇四）和《酒坊》（一九〇五）等。第二个时期的小说也称为社会小说。

第三个时期的小说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启示录的四骑士》（一九一六），同时还有《我的海》（一九一八）和《妇女的敌人》（一九一九）等。这个时期的小说也称为战争小说。它的主题是共同的：作者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揭露德国军国主义者挑起的这次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它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不幸。

上面已讲到，《芦苇和泥淖》是作者的早期作品，属地方性小说。故事发生在作者的故乡巴伦西亚，具体地说，是地中海畔的一个小渔村——帕尔马尔。小说的主人公巴罗马祖孙三人，性格迥异，走的道路也各不相同。爷爷巴罗马是个勤劳的渔民，他已年过九旬，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均在湖里度过。尽管他和村上的多数贫苦的渔民一样，起早摸黑地干活，但一家人连温饱的日子也过不

上。老伴早年死去，生下几个孩子也大多因饥饿和疾病相继夭亡。不过，巴罗马老人似乎对原始人般以捕鱼、猎鸟为生的日子倒十分满足，他竭力反对儿子托诺弃渔从农。

与父亲一样，托诺大叔也十分勤劳，但他从父亲的一生中得到教训，认为光靠捕鱼没有出路。他想种庄稼，“一门心思当财主，想拥有自己的成片稻田”。为此，父子俩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后，分道扬镳。托诺从巴伦西亚一个女地主那儿租来土地，开始种植稻谷。由于土地濒临大海，盐碱化十分严重，庄稼连年歉收，托诺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负了债。然而，这个“拉阿尔布弗拉湖区最勤劳”的庄稼人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继续顽强地拼搏着。东家见他交租及时，大发慈悲，赠送给他一块相当大的湖边沼泽地。于是，托诺大叔便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工程——改造这块沼泽地，给这块积满湖水的土地填上从远处运来的肥沃的河泥，将它改为良田。在养女波尔达的帮助下，托诺大叔经过若干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沼泽地填平了。然而，他“奋斗了这么多年，原本是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却想不到为儿子准备了坟墓”。托诺这个铮铮铁汉也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哀叹自己“没有了儿子，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托纳是托诺大叔的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因他自幼长得十分标致、强壮，受到邻居大婶们的夸奖。爷爷和父亲都试图根据自己的愿望，将他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都失败了。托纳生性懒散，缺乏恒心，又和小桑戈纳拉这样的流浪汉交上了朋友，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喝酒、赌博。他不爱干活，却又有野心，想跟卡涅梅尔酒馆的老板那样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托纳和纳莉塔的爱情是小说的主轴。他们是儿时的朋友，“青梅竹马”。纳莉塔家贫，母亲每天起早摸黑，驾船去城里销售湖里捕来的鳗鱼，无暇照料年幼的女儿。她是在托纳母亲的关怀下长大的，因此和托纳又兼有“兄妹之情”。酒馆老板卡涅梅尔中年丧妻，看中了帕尔马尔的美女、金发碧眼的

纳莉塔，她一夜间由贫家姑娘变成了酒馆的老板娘。然而，纳莉塔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与卡涅梅尔结婚，纯粹是为了得到他的财富。她与常去酒馆饮酒的托纳在“兄妹关系”的掩盖下，眉来眼去，最后终于干出了越轨的事。

卡涅梅尔去世后，纳莉塔和托纳本可以结婚，结束地下夫妻的日子。然而，她怕失去由自己继承的卡涅梅尔的那一份遗产，不肯结婚。后来，她怀了孕，怕事情败露，始则千方百计服药打胎，继则用紧身衣、腰带束肚，试图瞒天过海，不让人们知道她对已故丈夫的背叛。孩子临盆后，这个一心想成为跟“巴伦西亚城里的太太”一样的富婆的老板娘竟狠心地让自己的情人将初生婴儿抱到巴伦西亚，遗弃在街上或教堂门口。一心想和纳莉塔结婚，名正言顺地当酒馆老板的托纳将船撑到湖心，因孩子啼哭，他怕人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就匆匆将孩子丢弃在湖中的芦苇荡里。

几天后，托纳见到了亲生儿子已经腐烂变形的尸体，深感内疚，在无限悔恨中开枪自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小说通过巴罗马祖孙三代走过的人生历程，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西班牙乡村民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

伊巴涅斯早期的作品曾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后来渐渐地脱离了自然主义的羁绊。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作者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有了很好的说明：“我头几部长篇小说发表后，人们发现它们与左拉的作品相似，便将我划定为自然主义作家。……之后，对许多人来说，不管我怎样写，尽管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仍然是‘西班牙的左拉’。说这样话的人表明他们既不了解左拉，也不了解我；至少可以说，他们在阅读我俩的作品时，浮光掠影，不求甚解。我敬佩左拉……但时至今日，在我的创作已臻成熟之时，在我个人风格已经形成之际，我与以往崇拜的对象之间已没有多少联系了。”我们知道，自然主义作家常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将人看成是只具有本能的、完全受环境支配的

动物。自然主义作家将人生的动力归结为饥饿和性欲。《芦苇和泥淖》从创作的基调看，应该说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但从小说人物的刻画和小说悲惨的结局等方面看，伊巴涅斯受左拉的影响确实较深。

屠孟超

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于南京大学

和往常一样，那天下午，邮船鸣了几声汽笛，宣告它已到达帕尔马尔。船主是个小个子男人，骨瘦如柴，还缺了一只耳朵。他常常挨家挨户去询问有没有物件要捎到巴伦西亚。帕尔马尔这个村镇只有一条街道，邮船沿着运河，驶到街道一边的水域时，又鸣起了汽笛，好让居住在运河边上的那几座茅屋里的人家也知道它的到来。船主身后，常常跟着一群几乎是赤身露体的孩子。他们对这个每天要穿越拉阿尔布弗拉湖四次的人既感到好奇，也怀有敬意。他将湖里的水产品运送到巴伦西亚，又从那儿将城市生产的成千上万种工业品运到帕尔马尔。对自出娘胎都还没有离开过这个除了芦苇就是泥淖的小岛的孩子们来说，这些城市里来的东西都是神奇的，充满魅力的。

“卡涅梅尔”酒店是帕尔马尔建立最早的一家店铺。外出收割庄稼的庄户人常常三五成群地从这家酒店里出来，肩上扛着从身上脱下的外套，到运河边找船回家。从茅屋里和饲养鳗鱼的鱼塘边过来许多裹着头巾的农妇，人数像巴伦西亚街上见到的妇女一样多，她们也一起涌向运河边。

运河的水几乎是凝滞的，水面上闪烁着锡箔一般的白光，邮船一动不动地停泊在那儿。船舱内挤满了旅客和货物，船沿几乎贴近了水面。三角形的船帆打着一块块黑色的补丁，旁边还有一块退色的破布。原来这是一面西班牙国旗，它表明这艘邮船是“官方”的。

邮船四周散发着一阵阵令人作呕的气味，船舱的地板上堆放着一筐筐鳗鱼，腥臭扑鼻；挤在船舱中的几百名旅客衣衫褴褛，龋龋不堪，双脚沾满污泥，身上淌着汗水，皮肤滑溜溜的，散发着汗臭

味。船上的那些木凳坐椅因遭破衣烂裤的长期摩擦，已变得异常光滑。

旅客中绝大部分都是出来收割庄稼的农民，他们都是贝莱约人。这是拉阿尔布弗拉湖区最边远的一个村庄，已濒临大海。他们有的嘴里哼着小调，还一个劲儿地嚷嚷着，请船主快点儿起锚开船，因为“船舱内已挤满了人，再也没有空位子了”！

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小个子船主却仿佛有意不想听旅客的叫嚷声似的将那只伤残的耳朵对着他们，同时，慢条斯理地将还在岸上的妇女们递给他的一筐筐、一麻袋一麻袋鳗鱼往船舱内安放。他每放一筐鱼，旅客们就发一次怨言。他们无奈，也只好挤得更紧一点儿，或相互更换一下位置。帕尔马尔的人走进船舱时，早已安顿好的旅客就对他们骂骂咧咧的，他们也只好忍了，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大家挤挤吧，将来进天堂时，座位就宽敞了……”

由于大量超载，船深深地下沉了，但船主对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毫不介意。船舱内早已没有空位子，两名男子只好紧紧抓住桅杆，站立在船舷上；另一人站立在船头上，看起来像是一尊“船头的塑像”。对这种现象无动于衷的船主还下令鸣汽笛，旅客们的抱怨声此起彼伏：“天哪，这个大混蛋还嫌人装得不够满吗？瞧那几个站在船舷和船头上的人，在九月天的烈日下得烤晒整整一个下午，背上不要烤出油来了吗？”

船舱内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邮船的船主见到沿运河的河岸过来一个由两个妇女搀扶着的男人。此人瘦骨嶙峋，身穿白衣白裤，外裹一条毛毯，还冷得全身打哆嗦，只是两只眼睛显得十分明亮，目光炯炯。那天下午在夏日的曝晒下，河水热得像开了锅；坐在船舱内的人们汗流浹背，人人都想离开邻座的旅客远一些，免得接触对方黏乎乎的躯体。然而，从河岸上过来的那个人还在发抖，冷得上下两排牙齿一直在打架。对他来说，这不是炎热的正午，这是漫长的寒夜。见到旅客都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有一人给这个病人

让出一个座位，搀扶他的两个女人嘴里发出阵阵怨言。“你们应该给他让个座嘛，他有病，他是出来收割稻子的，得了寒热病，是拉阿尔布弗拉湖区倒霉的间日疟，这会儿他是上亲戚家去治病的……”“你们难道都不是基督徒吗？行行好，给让个座位啊！”

这全身滚烫、战栗不止，像幽灵一般的病人也一边打着哆嗦，一边说：“请行行好，请行行好！”

缺乏同情心的旅客连道也没有给他让出一条，他只得使劲往里挤，才找到一块落脚地。没有座位，只好躺倒在地，脸就对着那一双双沾满烂泥、脏污不堪的草鞋，一阵阵臭味让人恶心。人们对这一切仿佛已习以为常。这条船对他们来说，既是运送食物，也是送他们去延医就诊，甚至去墓地的交通工具。它每天都要运送一些病人去卢萨发的市郊，因为缺医少药的帕尔马尔人在这儿租了几间旧房子，得了寒热病，就上那儿去进行治疗。穷人去世了，自己没有船，亲属就只好将棺木安放在邮船的座位下。船起锚后，船舱内的旅客见怪不怪，大伙儿照样谈谈笑笑；有人还拿脚踩在棺材上，踩踏得棺材板冬冬作响。

得间日疟的那个病人在船板上躺下后，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这个失去一只耳朵的船主又在等谁呢？难道还有谁没有上船吗？旅客们见到从紧贴运河边“卡涅梅尔”酒馆内走出一对男女，便齐声哈哈大笑起来。

“是巴科大叔！”许多人嚷嚷道，“是‘卡涅梅尔’酒馆的巴科大叔！”

酒馆老板身高体胖，脸部浮肿，腹部有腹水，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他妻子叫纳莉塔，是个小个子女人，一头乱蓬蓬的黄头发，两只绿眼睛异常活泼，妩媚动人。酒馆老板由他妻子搀扶着，边走边像孩子一样在抱怨着什么。这个大名鼎鼎的“卡涅梅尔”酒馆老板，疾病缠身，哀怨声不绝，而他的妻子却越来越漂亮，越来越风骚，每天在酒馆的柜台后面一坐，帕尔马尔整个村庄——甚至是整个拉

阿尔布弗拉湖区的人都对她服服贴贴的。他得的是富贵病，是钱太多，日子过得太好了。这只要看一看他的肚子，看一看他的脸色就一目了然。他大腹便便，赤红脸，两边的腮帮鼓鼓的，使那个圆圆的塌鼻子和两只小眼睛都深深地陷入一脸的肥肉中去。像他这样的人只要让他去干点庄稼活，让他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收割稻子，就不会有病了。

“卡涅梅尔”酒馆老板在妻子的搀扶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一只脚跨进船沿。他见旅客们都在讥笑自己，心里非常恼火，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自己的身体怎样，他心里有数！乡下人见财主来了，显得非常殷勤，早给他让出一个座位，他舒舒服服地坐下了。他妻子呢，一进入船舱，有不少人见她这么俊俏、妩媚动人，就抢着对她说俏皮话，和她开玩笑。她巧言应对，丝毫不让人。

她替丈夫打开一把阳伞；随后，又在他身边放了一篮子供他旅途（总共只不过三个钟头）食用的食品；最后，她又嘱托船主，好生照料她的巴科，说他打算去卢萨发（那儿他们有自己的小别墅）待一段时间。他身体有病，想在那儿找几个好医生看看病。她说这番话时，脸上笑容可掬，表情非常活泼，还不时地抚摸着自己的丈夫。这个大块头满身肥肉，邮船稍一晃动，他身上的肉就像果冻一样颤抖起来。

有人狡黠地对她挤眉弄眼，她不予理睬。也有的人露出讽刺嘲弄的神情，先是对她注视了一番，随后又将目光滑到酒馆老板和他阳伞下的那个座位上，随即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对此，她也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船主拿起长长的船篙对着河岸用力一撑，邮船便沿着运河朝前驶行。纳莉塔站在岸上，脸带微笑，再次嘱咐朋友们好生照料她的丈夫。

几只母鸡朝着邮船驶行的方向，在运河边的灌木丛中飞跑而去。船头的四周一群群鸭子拍击着翅膀，拼命朝前游去，搅混了镜

面一般明净的河水。村庄上一座座茅舍和系在鳊鱼池边的一条条黑色小船在河水中显出倒影。紧贴着鳊鱼池水面覆盖着一层草帘，旁边还扎着若干个木制十字架。这样安排的意图仿佛是想让神灵庇佑池中的那些鳊鱼。

驶出帕尔马尔运河，邮船便穿行于一望无垠的稻田中间了。灌满泥浆水的稻田上面长满了稻子，金黄色的稻穗无边无际。收割稻子的庄稼人双脚陷入泥水中，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推着一只只像平底船一样的黑色木桶，边割边朝前推进。一束束割下的稻子放进木桶内，然后，再运到场地上去。在大片大片的稻田中间，每过一段距离，便能见到几间带烟囱的白房子，它们都建立在隆起的一块块土疙瘩上。原来这是根据耕作的需要，进行排灌的抽水机泵房。

纵横交叉的运河就像一条条宽阔的跑道隐没在高高的堤岸下，满载着稻谷的帆船就在这些人工河中航行。这些帆船的船身被堤岸遮挡住，只露出三角形的巨大船帆，像出没于陆地上的幻影一样，在悄无声息的下午，漂游在一片葱绿的田野里。

邮船上的旅客像通晓农事的行家能手一般注视着田野，对庄稼的收成发表议论。有些人家的田块里因盐碱过重，稻谷绝收，他们深感惋惜。

邮船在寂静的运河里行驶，黄色的河水里连茶树的倒影也呈金黄色。生长在河床上的水生植物在船身的压力下，都纷纷低垂着“脑袋”。由于水面平静，行船轻寂无声，旅客的谈话声听起来更加响亮。谈话声乍一停止，人们便能听到那个躺在木凳下的病人的叹息声和呻吟声，以及“卡涅梅尔”酒馆老板下巴骨紧贴住胸口发出的一阵阵鼾声。远处几艘隐约可见的船只传来了船篙落到了甲板上的撞击声，桅杆发出的吱吱声和船老大为避免在河的拐弯处两船相撞发出的吆喝声。每当旅客的谈话停止时，这种种声音便更加清晰可闻。

缺少一只耳朵的船主放下手中的篙，几乎踩到了旅客的膝盖，

从邮船的一端连蹦带跳地来到了另一端，调整好船帆的角度，以便充分利用下午轻轻地吹拂着的微风。

邮船已进入正式属于拉阿尔布弗拉管辖的湖区，湖内有不少芦苇丛和从水面上隆起的小岛，行船需加倍小心。前面的视线显得更加开阔了。一边是位于拉阿尔布弗拉湖和大海之间的牧场拥有的松树林和长达好几西班牙里^①地的几乎原封未动地保持着的原始森林。性情凶猛的公牛常在那儿吃草；密林深处，常有巨大的爬行动物出没，它们虽不多见，却异常可怖。另一边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是大片大片的稻田，它们一直朝远处延伸，消失在索亚纳和苏埃卡那一边的地平线上。对面的芦苇丛和从水面上隆起的一座座小岛为航行增添了许多困难。邮船在它们中间绕道而行，船首将水生植物压得朝下弯，船帆常常擦着生长于两岸边的芦苇。长在水下的一簇簇黑乎乎的像水生动物的触角一般带有黏性的水草，常常将船主的篙缠住，为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竭力避免将篙插到水里的小虫子在其中栖息、繁衍的水草丛中。从旅客的眼神中可以揣测到大伙儿都有这样的想法：万一有人在这儿落水，恐怕很难爬上来。

在牧场边那块长满灯芯草、周围满是水塘的草地上，一群公牛在吃着青草，其中有几头公牛已下水游到了河中的几座小岛上。它们游水时，大半个身子都浸到水里，四条粗腿有力地拍击着河水；一边游水，一边还咀嚼着食物，进行反刍。这种牛身高体大，全身脏污不堪，牛背上覆盖着许多泥块，两只弯弯的大牛角十分锋利，口里不停地流淌着口水。它们不时地抬起头来，瞧一瞧穿行于小岛中间的那艘满载旅客的邮船。它们一抬头，便有黑压压的一大片个儿很大的蚊子飞起来，随即又叮到它们的头上、脖颈上去。

离邮船不远处有一坡度不大的斜坡，船内的旅客看到有一个

^① 一西班牙里约合 5.5 公里。

人蹲在那儿。帕尔马尔的人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他是小桑戈纳拉，”^①有人大声地说，“他的绰号叫小桑戈纳拉，是个酒鬼！”

有几个旅客向他挥动着帽子，问他上午去什么地方“鬼混”，是不是在家里睡大觉了。小桑戈纳拉仍然一动不动地蹲着。后来，他听到旅客一个劲儿地对他叫喊、狂笑，感到腻烦，就站起身来，略微转动了一下身躯，拿背对着邮船。同时，在自己的后背上拍击了几下，以示对他们的蔑视，接着，又蹲了下去。

他站起来时，旅客们见到他那一身奇奇怪怪的装束，不禁又发出一阵狂笑。原来他头上戴的帽子上插着一束牧场上采来的鲜花；另外，在他的胸口和腰带上还插着若干束生长在河岸边芦苇丛中的野喇叭花。

旅客们拿他为话题聊了起来。这个小桑戈纳拉已经出了名，在湖区周围的村庄里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他早已下定决心，一辈子不像别人那样干活。他说，干活是对上帝的侮辱。他成天东游西荡，到处鬼混，千方百计找人吃白食。他常常在贝莱约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回到帕尔马尔呼呼大睡；有时在帕尔马尔喝醉了，次日却在萨莱尔醒来。村子里如果有人家举办喜事或过节，他就到处钻营，时而去西约，时而上卡塔罗赫，总想在拉阿尔布弗拉湖这一带的庄稼人中间找个心肠好的人，让此人出面和举办喜事的那家人家说说，请他去吃顿饭。他成天醉醺醺地赤着双脚，在湖边走来走去，有时还在狭窄得像刀口一样的田埂上走；有时还胆子更大，竟敢蹚着齐胸的水，脚下踩着污泥，穿过宽阔的水渠。别人没有船不敢涉水过河，他敢。因此，他的结局必然是淹死，人们总有一天会在河里发现他的尸体。不这样，反倒成奇迹了。拉阿尔布弗拉湖就是他的家。由于他从小在湖区里长大，虽常常遇险，却始终没有溺

^① “桑戈纳拉”，原文的意思是“蚂蟥”、“吸血鬼”。

死。他像鳗鱼一般全身总是黏乎乎的，还散发出污泥的臭味。他多次去过“卡涅梅尔”酒馆，想讨杯酒喝。

“卡涅梅尔”酒馆老板听到旅客们在谈论小桑戈纳拉的事儿，便喃喃地说：“小桑戈纳拉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胆子真不小！我千百次地禁止他走进我的酒馆，可他……”人们想起了小桑戈纳拉刚才的装束，禁不住又想笑。这个流浪汉肚子里灌满酒后，就喜欢像野人一样在脑袋上戴鲜花，还在腰部捆扎着成束的花朵。

邮船穿过两处像港口的防波堤一样的芦苇丛，正式进入湖里。湖面非常宽广，似镜般平静的水面闪烁着蓝白色的光芒。这就是拉阿尔布弗拉湖。湖里的几处巨大的芦苇丛里栖息着许多水禽，它们是城里来的猎人们捕猎的对象。邮船沿着牧场所在的这一边湖面驶行。牧场的一边有几块浸满水的沼泽地，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慢慢地会变成稻田。

在一块面积较大，四周用泥土围起来的水塘里，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站在一只小船上，将成筐的泥土倒在塘里。见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旅客们都很敬佩。他就是托诺大叔，是巴罗马老爷爷的儿子。托诺大叔有个儿子，叫托纳，绰号叫“古巴佬”。一提起托纳，大伙儿都狡黠地朝“卡涅梅尔”酒馆老板瞥了一眼，后者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似的继续打着呼噜。

托诺大叔在整个拉阿尔布弗拉地区最勤劳。他一门心思想当财主，想拥有自己的成片稻田，不像巴罗马老爷爷那样仅靠捕鱼为生。巴罗马老爷爷是全拉阿尔布弗拉地区年岁最大的船工和渔夫。托诺大叔单枪匹马地干着，因为他的儿子不像他那样肯吃苦，每年只帮他干一段时间就离开他了。他从远处运来泥土，填在一块浸满泥水的沼泽地上，企图将它改造成良田。这块沼泽地是一位有钱的太太赠送给他的，因为她留着这块地也毫无用处。

要将偌大的一块沼泽地变为良田谈何容易，起码得花几年时间，像他这么单干，也许得花上他毕生的精力！巴罗马老爷爷常常